

才华和修养的缺失,让我的写作始终步履维艰。《小镇上的将军》发表之前我写过十几个短篇,除了一二个在地方报刊发出,大多是废纸。那一届获奖作者座谈会上,听大评论家冯牧提到我的名字,以为会有“新秀可喜”一类夸奖,听到的却是:据说他写了《小镇上的将军》就再也写不出东西了。

一个来自遥远乡镇、从未见过大世面的人,心理太脆弱了。我当时受到的冲击无法形容。冯牧先生的“据说”,显然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舆论。他在公开场合说出,表现出对一个青年作者的殷切期望,恨铁不成钢。

“再也写不出东西了。”像一句魔咒,一语成讖。

成名作即代表作。我最终也没能爬出这个让人深怀恐惧却又始终不甘的陷阱。

想要爬出陷阱的愿望是如此丧心病狂。刚学会电脑,无聊时上网,忽然发现一个文学网站对我的介绍,生辰八字之外,关于我的写作一句话:文字朴实没有趣味。

一个正常人,对这样的评论,正确的做法是努力让自己的文字“有趣味”,但我的做法是设法让网站别说我“没有趣味”。

网站在辽宁,赶紧给辽宁的同行刘兆林去信,请他帮忙找找这家网站的负责人,希望删去这八个字,或者至少后面四个字。

我的理由振振有词:网站应该尽量客观,引述各种见解,避免直接评判。结果当然是让自己更加的“没有趣味”。但我当时却没有足够的认识,结果导致了进一步的尴尬。

一家文学刊物发稿,情况相反:在我提供的文字上加了许多虚张声势的称谓、名头。我初觉不适,转而释然:反正我是被动的,真有人信也没什么不好。随后遇到类似情况,皆听之任之。

却终于出丑。

某次坐火车,一排三座的另外两位女士共读一本文学期刊。我忍不住偏头瞄了一眼,她们看的正是我的小说。一阵窃喜。却突然听到拿刊物的那位很尖锐的一声:这人也太没劲了,作者简介说这么多跟文学不相关的东西!

另一位更激烈:不是没劲,是下作。越是写得怎样的,越是在这些地方动脑筋。我像遭了雷击,眼前一黑。稍稍清醒,赶紧起立溜走——那作者简介前

###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

陈世旭

面同时刊发了我的照片,也不知编辑是从哪里找来的:笑得那么开怀那么愚蠢。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六回标题前一句是“尴尬人难免尴尬事”。

这里的尴尬人指的是老色鬼贾赦。其“尴尬”,并非我们平常理解的尴尬。而是《说文解字》中对尴尬的另一种解释:“尴尬,行不正也。”即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正,最终让自己陷于窘境。

贾赦一贯欺男霸女,已经儿孙一大堆了,却非要纳十多岁的鸳鸯为妾。结果闹得荣国府一片哗然,长辈、晚辈、客人、下人,都知道他要霸占奴婢。最终如凤姐所料:在台面上失了面子;在下人里失了威风;在主子们中更是抬不起头,进出只好拿帕子遮脸。

一个人惯常的行为,总会有对应的结果。尴尬人难免尴尬事,说的是行为与结果的概率:人人都可能遇到尴尬事,但因为本就是那个尴尬人,遇到尴尬事的概率也就大得多。

不久前居然又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种对我的简

介:“作家”之外加上了“诗人”,“日写五千文字”云云,几乎就是在欺世盗名了:我年轻时写过“诗”,但都“刊登”在我当时编的墙报上;“一天五千字”,是当年替县领导摘抄报纸文件的记录。

我面红耳热,却无法追究这种以讹传讹的来处,所能追究的只能是自

己的虚荣——如果不是曾经那么看重虚名,何至于出现这些让人听了腾云驾雾的话呢?

被故意贬低自然不舒服,被过分夸赞其实更难受。

只有尴尬人才难免尴尬事。要想避免尴尬事,首先要不做尴尬人;要想不做尴尬人,首先要做老实人。这样,类似的尴尬事,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。



2022冬奥·风采 (中国画) 穆赛 傅明莉

倏忽间农历壬寅之春已经款款而来。尽管眼前依然是冰封雪锁,但是俚语称“小寒大寒又一年”,大自然的律动是最永恒、最真实的,天寒地冻之中,春光正透过寒风中婆婆起

年节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,延至今日。古往今来,每年一进腊月,“忙年”的氛围即风生水起,渐入佳境,其中,美食、娱乐、团聚、外出旅游无所不有。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

### 无边光景一时新

王本道

舞的千枝万树,向我们频频招手呢。

华夏大地幅员辽阔,二十四节气中参照的地域主要是中原地区,因此同是一个节气中的气温,南北各地相去甚远。“立春”前后,北方地区仍然冰雪未消,而江南已是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,南边的岭南“两广”,早已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了。一元复始的第一个节日是春节,俗称年节,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,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,

“忙”的形式和内容虽略有不同,但“主旋律”都是盘点总结过往的一年,编织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憧憬,祈盼风调雨顺,人寿年丰。

若干年前,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,顿觉心情异常轻松与超脱,大年初一刚过,就约了几个文友去南京的梅花山赏梅。其时,逶迤连绵的梅花山上,千枝万枝的梅正值花蕾初绽,溢香吐艳,徜徉于灼灼其华的“梅海”之中,遥想此时的家乡,还处在寒风凛冽,残雪压枝之境,真有种折枝花,

点迷津”。然而,生活中有不少事,真的只是当事人的“事”,旁人帮不上也急不得,不是家人、长辈。

那一天晚高峰时段坐地铁,一名中年盲人女性与我同站下车。门一开,黑压压的人

### 人面与桃花

阿惠

群冲进来,与她擦身而过,弄得她差点无法跨出车门,这引起我的担心,便静静跟随在后。只见她用手中的棍子探到电梯扶手的方位,稳稳地踏上踏板。跨出电梯后,她沿着盲道直走,我正想“适时”提醒她闸口在左侧时,她一路向前,在服务中心边上的盲道尽头推开一扇齐腰高的小门,熟练地对空中道了声“谢谢”,顺利出站。这时候,我有些庆幸没有扶她站上电梯,没有拉她拐向闸口,没有搀她到想去的车站出口……因为,这一切完全在她自己的能力范围内,在其他寻常的日子里,她就

你知道一斤大米的价钱吗?打开微信一则视频,记者街头采访,问一些年轻人。有回答不知道的,也有的想了想报了个价,有说十多元二十多元钱一斤的,有说四五十元甚至七八十元一斤的……接着记者又问了这些年轻人另一个问题:你知道一个农民种田一年收入有多少吗?年轻人的回答也不尽相同,有说几十万的,有说一百多万的,更有说几百万的。有个年轻人回答完了还做了解释:毕竟现在地皮这么贵么!他觉得自己说几百万是有依据的。

相信上了点年纪的人,听了这些后生的回答,难免会发笑:真是吃米不知米价钱,不种田不知农人苦!但是,其实也不该奇怪。这些年轻人想来是从未买过米,家里的油盐柴米也从来不需要他们操心,他们又哪里知道一斤米一斤面粉的价钱呢?他们猜测的米价,也许正是从自己平时消费经历中找出参照物进行估价的。比如:一只汉堡、一份三明治、一碗意大利面等,想到这些东西的价位,觉得一斤米不也应该值几十块钱吗?

我们这代人,小辰光就知道,一斤籼米一角四分三厘、一斤大米一角六分四厘。不仅知晓米价,油盐酱醋糖、肥皂草纸火柴等何物何价,也搞得一清二楚。那时家庭人口多,少年人大多要帮忙父母买米买油买零杂货物等。记得同村少年建国有次帮大人去买面粉,找下来两分零钱自说自话买了几粒弹子糖解馋,结果被他父亲打了一顿,那两分钱本来要买盒火柴的。半个世纪前的物价让人记忆至今,还因为那时物资匮乏,物价固定不变,一切东西都要凭票供应,丢了票证就要断粮挨冻,日子没法过!

而现在的年轻人对某些东西的价位熟稔得如数家珍,也会让上了年纪的人感叹呢。邻家阿奶,工作不久的孙女,春节给八十出头的祖母买了礼物,说是要给阿奶一个惊喜。打开包装,是两小瓶护肤霜。阿奶问孙女,这要多少钱?孙女说你猜猜看。阿奶心里想,雪花膏擦搽面孔的又有多少钱呢?想了想往大里说,五六十块要吧?孙女笑了,说,这好坏也是有品牌的,翻个十倍吧。见阿奶惊得说不出话了,孙女开始一五一十向祖母介绍国际上流行的不同品牌的护肤品,让阿奶开眼界,各种价格随口道出,像一位专卖店的营业员。

老阿奶一听心说,原来我这套护肤品还是低价品牌呢。看到孙女换了一只新包,就问孙女,你这包也是品牌吧?是呀,你猜猜多少钱?阿奶说我猜不准,孙女做出“六”的手势,听说不是六百是六千,阿奶心疼得直摇头:哎呀,我看你脑子坏掉了,这么小的一只包,只能放两块肥皂……

孙女说出一个外国名字告诉阿奶,她这只包还不是正宗的,只是高仿,如果正宗的要卖六万还不止,再过两年她会买只正宗的。

什么高仿?就是冒牌货呀!看上去就像人造革的,还要六千?我正是卖野人!

老阿奶对我说,现在的年轻人啊,钞票不当钞票用,花五百多块给我买套擦面孔的,说是可以美白去老年斑,还不如给我买点甜的咸的呢。我对阿奶说:你是这么想,也许小姑娘脑子里也会想,阿拉阿奶真正土,一点不领世面呢。

为他们“聊赠一枝春”的冲动。当晚,文友一行又兴致勃勃地去秦淮河畔赏花灯。此后的几天,又相继去了扬州、苏州、杭州……

当年春节的那次江南之旅,在记忆的底片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此后数年,对“南行”虽时而心有

戚戚,但囿于年事渐长,体力日衰,加之近两年疫情肆虐,只好裹足缓行了。平日读书、写作之余,学着古人“卧游”的心态,翻阅记忆底片中过往的诸多影像,并陶醉其中。思来想去,我悟出了一个道理:其实无论朱熹老夫子所谓的“无边光景”“万紫千红”,还是“胜日”之外数不清的“平日”,都会有许多招人眼球的旖旎风光,这些风光也绝不仅存于“泗水”之滨。可以说,华夏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,人们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,“美”就无处不在。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每时每刻眼前都跃动着勃勃生机,耳畔都会传来欢庆的锣鼓,歌声笑声,只是所有这一切,除了大自然的恩赐之外,更需要人们付出代价,去播种,去耕耘,去保护,去创造,去发展才会得到。

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,大多物资都实行配给制。但国家体恤老百姓的疾苦,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到春节时总会面向市场投放一批商品、食品。那时的市场还算丰富,质量也保证,且极少有以次充好的现象,价格也基本能让一般市民接受。但肉、蛋、鱼之类的紧俏副食品则按家庭人数多少发放票证,凭证购买。即便是凭票证购买,但由于肉有肥有瘦,鱼的品种不同,且还有大小,所以还得早到菜市场排队,争取能买到符合心意的副食品。孩子常充当占位、排队角色,待开称时再由大人们挑选、付款。我记得那时菜市场卖肉卖鱼的叔叔、阿姨们好神气,持刀、掌秤的个个雄赳赳,气昂昂,因为最终斩哪块肉,称哪种鱼得由他们决断,所以顾客基本都是笑脸相迎,连目光都是仰视的。

孩子们等了一年,终于盼到能吃上顿像样的饭菜了。各家各户过年时总能各显神通,想法设法弄出一桌丰盛的菜肴。把豆腐做出肉味、将茄子烧成鱼香、把鸡蛋炒成芙蓉状都是我奶奶的绝技,当然,届时真正的鱼、肉也会粉墨登场,加上过年时少不了的汤圆、年糕,实在够丰盛的。

孩子们过年除了品尝美食,穿新衣服也是祈盼已久的愿望。男孩子愿望还没那么强烈,女孩就不同了,爱美天性使然,过年时脚袄外置一身带花的新衣,脚下一双新的“蚌壳”棉鞋(一种中间有缝隙,两边微张如蚌,内衬棉花的布鞋),已成那时的标配。走路都是小心翼翼,生怕弄脏衣服蹭坏鞋。

男孩最喜的是过年时能“放炮仗”(鞭炮)和“打野仗”。除了“放炮仗”,“打野仗”也极有趣。男孩每人脸上戴一面具,硬纸板的面具才几角钱一个,

### 过年忆旧

陆炜

回家挨一顿臭骂大多是免不了的,满头满脸的汗水,脏兮兮的衣服,污黑的双手,样子实在很狼狈。但挨打尚不至于,因为大年三十小孩哭是不吉利的。谁家不图个来年吉利?

现在人们早已不用为吃、穿发愁了,过年时尽管城市已禁止燃放烟花爆竹,但一家团团圆圆,内心也是其乐融融的,但不知为什么我却还时常想起那个年代排队买副食品、吃年夜饭、“打野仗”的陈年往事,大概人上了年纪就特容易怀旧吧?

年初二是好日子,这天,我堂兄的独子与心上人结为秦晋之好。晚上,父亲通过微信传来一番感慨,随即“温馨提示”：“你俩都该指点迷津,人面桃花及时相映红,免却桃花依旧笑春风之憾……”真没想到,优雅的古诗还能用来传递压力——他惦记着95后外孙女的“着落”呢!

遥想当年我考进大学,父母正值我现在这般年纪。送我进校,在宿舍里安顿好行李,父亲离校回家前万般不舍之余,再三叮嘱一件事:这四年好好读书,不要谈恋爱!那个时候,人们普遍认为,读大学的辰光“轧朋友”是早恋,是不求上进的表现。现在回想起来,再一对比,真有些好笑:诗句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中的女孩,怕也不过十三四岁、十五六岁吧?怎么差不多的年纪,在父辈和祖辈眼里,一个太早,一个太晚,总要担心呢?

乍一看,时代变了,人也真的在变:从禁止女儿“早恋”,到隔代“催婚”孙辈,老一辈家长似乎越来越开明了。然而,实际上,不变的是,他们一直在以关爱的名义不失时机地“指

**十日谈** 上海人的分寸感。 责编:杨晓晖

